

假若只有下一代

朱光澤

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裡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耶穌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；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」[太 9 章 35-36 節。]

道成肉身的主，在世上的日子，穿插城鄉市鎮、沿處大街小巷，順應民情需要作出回應，於會堂裡給予宣講教訓，民眾坊間施行醫治。在祂傳道一時段，累積觀察，親自目睹民間現實境況，心裡引起相應的情感和往後的行動。

耶穌所看見的情景：許多的人面對着「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」的生活。困苦流離原意是「被擊潰和折磨」，新國際英文版譯成：「他們受到騷擾和無助」；指羊群無人保護而遭受野獸的襲擊，或因那些不稱職牧人的照料而遭受苦難，或被摒棄。羊是應該有牧人牧養，倘若沒有，就如「孤羊」。依耶穌所言「羊沒有牧人」，焦點放在「牧養」。言下之意，人是該得到「牧養」的。孩子沒有父母照顧，就是「孤兒」，耶穌看見許多困苦流離的「成年孤兒」。不是個別情況，而是集體群情。可以簡單地演繹成：「耶穌經過很多災區，見到很多災民，看見嚴峻的災情，心裡痛惜！」

這些禍害是怎麼樣發生的呢？災源何在？這「許多的人」本是神特別揀選的民族，怎麼淪落至如斯田地？不外兩方面，老百姓遭受政治和宗教上的雙重威脅。

固然，當時人民在羅馬政權統治下，他國執政者豈能施以仁政？徵重稅而欠福利，民生難免凋敝。宗教環境方面又如何呢？宗教領袖所幹何事？導致「羊沒有牧人」？

環顧宗教上的狀況：「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裡教訓人，」耶穌路過各城各鄉，得以應邀在會堂裡教訓人。經文也顯示，各城各鄉都設有會堂。在這些民間宗教平台裡，「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」[太 23:2] 民眾本應時常得到會堂裡文士們的優質教訓，因為他們是專門研究律法的老師。況且，文士之外，群體中不乏各個派系的宗教領袖砥柱，包括管理祭壇的祭司、一群嚴格奉行舊約律法和口頭法律遺傳的法利賽人、堅守摩西五經的撒都該人，領導團隊人才眾多。有摩西的律法、有硬件、有設施、有領袖人事架構。倘若領導們日常派上用場、帶領得宜、發揮功能，相信許多人不至於會陷落於「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！」奈何事與願違，此情此景，反映當日的宗教領袖未盡職責，辜負所托，反而用他們自訂的律法，將老百姓纏繞綑綁如螃蟹，既貧且困。

冠罪於文士和法利賽是罪魁禍首，是否過分呢？

且看馬太福音第廿三章，是耶穌不多有這樣的斥責。主把當時的宗教領袖揪出來，然後臚列他們的劣行，發出最沉重、最嚴厲、最強烈、最淋漓盡致的譴責！「假冒為善」是最大的特色。佔取「坐在摩西的位上」，本應對摩西的律法所作的解釋教訓，但是他們只為自己的「宗教」而努力！取材律法，但不忠於律法。據位、擁權、具私心，並制定了無數條

規例，強行將繁文縟節加諸於老百姓。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義、憐憫、信實，反倒不行了。」結果自己敗壞，也毀壞了別人。尋根究底，確有其歷史背景和因素。

從舊約最後一卷「瑪拉基書」到新約「馬太福音」，其間經過四百多年的時光推移。概括而說，政治層面，猶太人經歷多個王朝的更替、受不同政治制度的沿革；直至到耶穌降生的時候，猶大併入敘利亞省，受羅馬統治，彼拉多任猶大總督。宗教方面物換星移，變遷也不少，但若果以神的啟示與默示角度而言，兩約之間，可以用一個刪節號(.....)來表示，是沉默的！再沒有先知的聲音，上帝的代言人不再受委託代言。就是有先知的悲鳴放聲又如何呢？「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。(太 23:31)何嘗不遭到充耳不聞、趕盡殺絕呢？何況四百多年間，完全沒有障礙的處境之下，雄霸一方，給予他們肆無忌憚、無限空間地「發展自己」。

還看當代的猶太領袖，究竟他們知否自己作惡的光景？所主導輿論具有這麼大的破壞成果？還是睜眼作惡？還是大勢所趨，心知肚明，但不能走回頭路，唯有因應整體形勢，堅持到底？

當時的領袖，終有一天會衰落，但不乏願意沿著「猶太領袖階梯」往上爬的新進，受薰陶的下一代又會順理成章地崛起。代代相傳。不過，承接的假若只有「猶太領袖」的下一代，只是老調重彈，無濟於事，災害仍然不會減少，災情仍然和往常一樣慘重。

歷史學家說，過去的事情是不時會再發生的。

祈願這一段發生在耶穌在世時的歷史，不許重現於當今世代。不然，倘若相同景境況不幸地臨在，必須慎重思量採取耶穌扭轉當時劣勢的模式 — 不是依樣畫葫蘆、摹擬前賢之「下一代」，而是擺脫陳腔，重新塑造「新的一代」。

(待續)